



陳青雲

狂毒面粉

粉 面 毒 狼

香港 陈青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印张28 印数0—5万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7-5376-0490-8 I 178

全书定价：11.40元

《粉面毒狼》内容介绍

陈青云先生是广大武侠书迷所喜爱的小说家，深受广大读者及收藏家的青睐。

《粉面毒狼》一书，是陈青云先生众多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硬派作品，也是他创作几十年武侠小说中的精华。本书开头就以《武林惨案》为醒目的标题，紧紧抓住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急于了解其故事的全部原尾。本书以松云山庄庄主鏖行秦斗罗伟一家惨死为起点，引出罗伟之子罗端拜高师几经奇遇为父报仇的一幕幕扣人心弦，生动紧张、斗智斗勇的打斗场面，妙趣横生，风波未平又遇险境此书紧紧的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使读者爱不释手，定能使读者大饱眼福获得精神上的巨大满足。

集

上

案贤妇尸偶名命伤卿险法己老掌迹杰门缔郎
惨居老枯木师照医芳履试害三毒马四孔初檀
林室面殿神仰星刹救身命人天魂寻州服缘失
武陋冷幽泥初凶古义单以利昊搜搜胶艺孽痛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前爭女夫上原庖世悲臂路斗眈償守詐虎制
岩之艷船岩中代身同交狹觀眈難五彼縛炮
落笳墓魚引履俎迷子之逢山視債方狡丝法

第	二十	章
第	二十一	章
第	二十二	章
第	二十三	章
第	二十四	章
第	二十五	章
第	二十六	章
第	二十七	章
第	二十八	章
第	二十九	章
第	三十	章
第	三十一	章
第	三十二	章
第	三十三	章
第	三十四	章
第	三十五	章
第	三十六	章
第	三十七	章

集

下

譜

地手真逢张父宗角魂面残鸯重鸯恨生外形潭鸯
倒妙疑相高弃忘斗游四相鸳鸯重鸳鸯友余殿缩龙鸳
同阴假路网妇典心狱罗族点事点悲窟罗骨入地
一绝疑狭欲恋数勾地网同乱怪错姊火森化深绝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第 五十六 章
第 五十七 章
第 五十八 章

深 入 龙 潭
绝 地 鸳 鸯
妻 妾 团 圆

(完)

第一章 武林惨案

满天阴霾，大地暗淡，强烈的西北风，不时将落叶卷起，田野一片枯黄，山头薄盖白云，一切一切尽是萧杀凄凉的景象。

这一段官道，平日也络绎不绝地有人马驰骤，但今天一片苍茫中，只有两团黑影。

那黑影渐来渐大，看出是两匹骏马衔尾向北疾驰。

前面一匹马背上，坐着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老者，一身淡灰葛布短衫，修眉细目，长髯飘扬，神态中显出几分清奇古雅。

后面是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相貌英俊，神采飘逸，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开阖之间，精光四射！看来他年纪虽轻，而内功已有相当的基础。

掠过一处山坡，即见半里外的松林中隐露出一堵院墙，那少年登时喜悦得叫起来道：“师父！松云山庄已经到了，今天正是爹爹的生日，说不定还有各路豪杰……”

老者笑说一声：“好！咱们快赶一程！”鞭梢微扬，双腿一夹，骏马即拨开四蹄，风一般驰去。

松云山庄是当年镖行泰斗罗伟隐居之地，虽不能算是卧虎藏龙，但罗伟交游颇广，归隐之后，还是常有江湖豪侠过往拜候，照说今天既是他六旬整寿，门前应该车水马龙，人语声喧才是正理。

但是，老少两人穿过松林，即见庄门大开，并无人影，

庄内庄外，一片岑寂：只有风送松涛，发出沙沙的声音，阴森森显得有点可怖。

老者情知有蹊跷，双眉几乎皱成一团，回顾罗端一眼道：“端儿，敢情庄上有什么变故，你且莫轻举妄动，待为师先探个究竟！”当即滚鞍下马，将缰绳交给罗端，嘱他退入松林，立即展开身法奔入庄门。

那知一进庄门，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已映入眼帘，不由得这号称伏魔剑客的老者行走江湖多年，也禁不住打了几个寒噤。

原来这一座方广约有十丈的院落，尽是七歪八倒的尸体，敢情竟有好几十具之多。且每一具尸体的死状完全相同，个个七孔流血，似在死前有过极其痛苦的挣扎，但并没有经过剧斗的痕迹。

伏魔剑客以最迅速的步法在尸体旁边走了一周，发觉这些尸体当中，有几名是江湖上第一流的能手，河南玄通寺的静玄大师，塞外双雄童威、童猛兄弟，湘江大侠邓锺，岭南大慈老尼与及松云山庄庄主金刀罗伟也没有幸免。

他留心察看这些高手的死因，除见身上有一块淤黑的伤痕之外，并没有受到兵刃击伤，分明敌人只有一个。但是谁能有此功力独毙几十名高手？他默思良久，不禁惊呼一声：

“莫非是他？……”

但他心念未已，少年罗端已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庄门，一声惨呼，立即晕倒。

伏魔剑客急一步纵去，取出一粒丹药纳入他口中，并替他推宫活血，经了半盏茶时，罗端才悠悠醒转，一见父尸，又嚎啕痛哭起来。原来这老者伏魔剑客与少年罗端之父罗伟

是刎颈之交，眼见老友家遭横祸，那得不能老泪纵横，伤心欲绝？

但他深谋远虑，生怕敌人去而复返，急抹干老泪，转动罗端道：“端儿别哭了，快将你父亲的骸骨收埋要紧，只要敌人去而复返，便不免遭殃！”

罗端忍不住恨声道：“敌人要是真来，端儿死活也要和他一拚！”

伏魔剑客忙道：“闲话少说，快点挖窟……”不容罗端多话，已拔剑在手，就在院中先挖了一个方坑，与罗端协力将罗伟的尸体安葬。

夜色愈来愈浓，堂前一对大红腊烛仍在高烧，院中一片漆黑，唯有伏魔剑客和罗端仍在加紧掘土，好将其余尸体一一埋葬。

忽然，夜空里传来一声阴恻恻的怪笑。

那笑声极低，极细，宛如一缕断魂游丝，在空中飘荡，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使听到的人心胆俱寒，毫发皆竖。那笑声极长，历久不歇，又令人东西莫辨，不知它由何处发出。

伏魔剑客面色陡变，猛一挽罗端手腕，窜往阴暗的角落，颤声道：“强敌已到，为师去挡他一挡，你火速向后院逃生！”话声一落，身形一晃，已疾扑墙外。

罗端呆了一呆，忽觉乃师独自迎敌，自己要逃生岂不成为罪人，一望院墙，即纵身而起。

那知他快别人更快，罗端的身形尚未出墙头，一条身影由侧里飞来，挥手之间，一股劲风竟将他身形击落。

罗端初生之犊不畏虎，何说他身负血海深仇？明知决非

来人敌手，但仍俊目一睁，“锵”的一声长剑出鞘，化作一道寒光疾点来人心坎。

来人身法轻灵已极，只见他身形微动，即已躲过一招，立即低声喝道：“要命的就跟我快走！”话声未落，右手闪电般伸出，向罗端手腕抓到。

罗端听那人口音是一位老妇，但因她要夺自己的剑，急一闪丈余，又要再度进招。

老妇急道：“娃儿！不快跟婆婆逃走，将要抱恨终生，你父亲也死不瞑目！”

罗端听得心神一震，知这位婆婆并无恶意，但要他独自逃生，实非所愿，当下剑眉一扬，毅然道：“婆婆一片好意，罗端铭感不尽，但罗端虽身负血海深仇，奈何师恩亦重如山岳，于今强敌当前，那能再让恩师丧命，端儿决以全力助师退敌，婆婆请勿拦阻！”

一声惨呼自松林传来，罗端知是恩师遭难，脸色一变，就要扑出。

那知脚尖刚一离地，老妇一挥手臂，竟点中他穴道，迅速挟起他的身躯，疾如鹰隼越过后墙，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

也不知经过多久时间，罗端在迷朦中苏醒过来，阵阵寒气侵肌，使这不幸的少年一阵震悚。突然，他若有所忆地翻身坐起，惊愕地张望四周，发觉他自己竟置身在一个铺满枯草的山洞里。

这山洞并不大，不像是人住的地方，他仰首寻思，松云山庄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忍不住凄泪夺眶而出。他缓缓站起身躯，惶恐而焦急地要奔出洞外。蓦地眼前一黑，一位白发的黑衣婆婆已含笑站在他面前。

罗端先是一怔，旋即想起定是救命恩人，急双膝跪下颤声道：“承蒙婆婆搭救，使端儿免遭大难，但恩师伏魔剑客是否已真遭毒手，那仇人究竟是谁，婆婆怎知端儿有难，并祈你老人家赐告！”

老妇见面前这位少年虽在悲痛中，仍旧英气勃勃，也暗自点头嗟叹，双手作势一抬，将跪着的罗端轻轻捧起，指着一方青石，温和地说一声：“孩子！你先坐下！”待罗端就坐，又一指手中拐杖道：“孩子！你可听人说过这枝拐杖？”

罗端诧异地向那拐杖仔细端详，只见它长约六尺左右，通体呈紫褐色，杖头雕有拳大的龙头，看起来非金非铁，并无若何特异之处。

他寻思片刻，猛然忆起一个人来，面带惊奇的神情，喃喃道：“你老人家莫非就是江湖上誉为龙拐婆婆的路老前辈？”

老妇含笑道：“孩子！你猜的并没有错，卅年前玄衣女侠路冰行道江湖，所向披靡，黑白两道谁不敬仰？后在湘境路见不平，竟与最厉害的魔头，五毒索魂掌糜古苍结下梁子，我自知不敌，随即作个武林逃卒，潜入山东，路上捡获被弃女婴，隐居劳山，抚养那女婴，多年来已不在江湖上行走……”

她略为一停，续道：“近来我偶忆起一事，乃下劳山，昨天到达近处，获知你父六旬大寿，顺道松云山庄拜访，即见你师徒埋葬尸体，当时我不露声色，暗地察看，发觉那些武林豪杰，全是被一种阴毒的掌力震伤致死。但是，江湖上能有这种掌力的高手，恐怕除了五毒索魂掌糜古苍之外，更无别人！”

罗端听得一阵震颤，身子摇摇欲倒。

龙拐婆婆知他创痛过深，急说一声：“孩子暂止悲痛！”取出一粒丹药命他服下，倏又回头凝视洞外片刻，然后面朝罗端道：“五毒索魂掌糜古苍杀人之后，定在死者身上留下一个黑手印以示后人。当时我发现那些尸体上的痕迹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久闯江湖的人都知那老魔杀人之后，还要暴尸三天，若三天内有人收尸，就有意寻衅，由你跑往天涯海角，他也要追踪将收尸的人杀死！”

罗端服下龙拐婆婆的丹药，自觉心神安定，听了这番话，不由得五内沸腾，恨声道：“难道普天之下，竟没有人能敌这魔头么？”

龙拐婆婆轻微一叹道：“虽然是有，但他们行踪不定，难得与魔头遇上……”立又改变口气道：“当时我正要命你等离开，那知魔头的怪笑已发，我知魔头身法如风，只能将他引走，但你师已现身迎敌，只好将你救走……”

她突然把话顿住，捡起一块碎石，反手向洞外一丢，立听一声狼嗥起自洞外。

这动作真是捷无伦比，罗端尚未看出是怎样一回事，那支野狼已被碎石击毙，暗里羡慕道：“我几时才学到这一手摘叶伤人，飞花却敌的功夫？”

但他又记起龙拐婆婆自称不敌糜古苍，纵使学到她这种功夫，又有何用？他一想到这事，情立又黯然。

龙拐婆婆似不以为意，接着又道：“当我带你潜入林中，老魔也跟着到达，幸是藏身隐秘，总算躲过他的耳目。今晨我又转回松云山庄，先将你师掩埋……”

罗端急跪下，磕了一个响头，又惊讶道：“婆婆！那糜

古苍……”

龙拐婆婆知这少年的心意，不待他话毕，即拦着道：“孩子不必多礼！糜古苍固然可怕，但我未埋尸体之前，早就想好了退路，不至于不及逃走。”

听了龙拐婆婆说罢这段情形，一种失望，痛苦的心情不停地缠绕在罗端的心头，满面焦虑地又叫一声：“婆婆！谁能胜过糜古苍那恶魔呀？”

龙拐婆婆瞥了他一眼，不由得兴起无数念头。——

她何尝不知这少年人急需找到一个答案，但她又能给他一点什么？她十分愿意将自己一身艺业全教给这位少年，但纵使 he 全部学成，也无法达到他报仇的愿望。

她双眉紧皱，心想：“当初不顾一切后果，救了这孩子，为的是什？以他目前的年龄和武艺，教他独自闯练，还不等于弃之不顾？若果带他回劳山，亲自倾囊相授，然后由他另觅名师，更加深造，未始不能随他报仇的心愿。但是，数百年来，劳山历代弟子无人敢违背师的戒律，自己身为当代掌门，此举岂非违背本派门规？”

龙拐婆婆想到一连串的问题，踌躇不安地轻轻抬起头来，当她的眼光再度接触的瞬间，她看到的是一片哀恳的神情，不由得叹息一声道：“孩子！你先另丧气，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武学一道，永无止境，谁敢自夸天下无敌？以你的天资，若获异人传授，自己再痛下苦功，不难技压群伦，报仇雪恨。但你目前的艺业与魔头相去尚远，不可将报仇两字放在心里，免得艺业进步……”

罗端虽然聪慧，到底因为年纪太轻，对于龙拐婆婆语重心长的一番劝勉，只能似懂非懂地听着，勉强说一声：

“是！”

龙拐婆婆望了他一眼，又道：“江湖上比糜古苍更厉害的人物并非没有，据我所知，云山静音神尼，黄山神剑一尘子等，都是胸罗万有，艺业神通，堪称为当代奇人异士，可惜，这些人多不涉红尘，而且行踪飘忽，若非有缘，只怕对面也还不知。”

罗端方才听说有静音神尼和一尘子可敌糜古苍，还在盘算着好歹寻找其中之一为师，好湔雪灭门惨祸，那知龙拐婆婆忽说一尘子等很难遇到，不啻冷冰浇头，热血全冻，心中一酸，登时双泪交流，嘶声哀唤：“婆婆……”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龙拐婆婆急将他拥在胸前，轻拍他肩背，柔声道：“孩子！你的心事，婆婆俱已尽知，虽你父兄师友骸骨未寒，也不宜过分哀伤，要知婆婆既将你救出，总不能说是无缘，我派门规虽是森严，亦不能不救个彻底。无论如何，我也先带你回劳山，尽我所能，奠定你日后学最上乘武艺的根基。但我决不能收你为徒，不论在任何地方，你只需唤我为婆婆就行了！”

罗端经师父教导多年，知武林各派里面什么稀奇古怪的门规都有，龙拐婆婆不说明，也不便问，好在她愿意收留，并教艺业，不致使未寻获良师之前，荒废时日，当即噙泪颌首，说一声：“端儿自己省得！”

“好吧！庄上还有武林前辈的尸体未及掩埋，你我先去把它葬好！”

一望绝大的枣林边缘，龙拐婆婆预掘了不少墓穴，罗端只须把运来的尸体埋葬、复土、刻砖留记，就算竣事。

那知一声阴森森的笑声传来，龙拐婆婆登时脸色大变，赶忙将罗端推进枣林，叮嘱一声：“你千万不可露面！”便即仰天长啸。

她明知敌不过糜古苍，但为了使罗端获得安全逃避，而不愿弱下名头，也只有与强敌死拚。但这样一来，反令藏在枣林里的罗端，被双方厉笑吆喝引得几乎冲出树林，偷看糜古苍是何等样子，好作将来报仇的依据。

幸而他心念一动，立又记起龙拐婆婆的叮嘱……。

他学过武艺，深知厮杀时不可分心的道理，只好提心吊胆，默祈上苍保佑龙拐婆婆获胜。时间一刻一刻地溜过，罗端的心绪一寸一寸地低沉。

忽然，他听到一声悠长的厉笑在空中摇曳而去，知是敌人已经离开，到底敌人是得胜而走，还是被打败而走？他一时难以判断。因为他曾听过师傅临死的惨呼，要是婆婆被打败，则在糜古苍心狠手辣之下，那能不死？但他没有听到婆婆的惨呼。

罗端一颗肉心又一寸一寸往上提，几乎要提到喉咙外面，待那笑声已成绝响，婆婆仍未见来，他终而忍不住蹑手蹑脚走到林缘，但见败叶残枝坠落满地，就是没有龙拐婆婆的踪影。

难道龙拐婆婆追敌去了，也还是被敌人携去？罗端无法知道。因见四无人，他放胆走出林外，猛见几丈远的山坡上一物闪闪生光，走往近前一看，认出是龙拐婆婆那根龙头拐杖的一段，不由得叫起一声：“不好！”拣起那段断拐纵目四顾，遥见几十丈远方侧，一处低凹地上伏着有人，吓得他叫了一声：“婆婆！”电疾飞奔过去。

他生长在武学世家，习艺多年，对于如何处理伤者，多少也有一点门径。这时他急得眼泪直淌，把婆婆翻转过来，先摸摸心坎，觉得还有些微跳动，急替她推摩一阵，再力拍她周身穴道。

龙拐婆婆经过一阵推摩，似是有点回苏，只见她睁开半片眼皮，失去光芒的眼睛瞬间又闭了回去。

罗端伤痛欲绝，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从袋里摸出好几粒治伤的丹药，不问能否有效，一古脑纳入龙拐婆婆嘴里，继续他的拍穴。过了好半晌，才听到龙拐婆婆咽药时国国的喉音，失神的眼睛又再度睁开，急得他连声呼唤，以防她再度晕厥。

龙拐婆婆喃喃地只说出“糜古苍”三字，又将眼皮闭上。

罗端明白她叫糜古苍名字的意思，但见她不能苏醒过来，又不能说出更多的话而异常着急。蓦地，脑里似有电光一闪，心想婆婆是武林奇人，身上定带有救人的奇药，急掏婆婆身上的袋子，果然得到两种不同的丹药。一种是婆婆给他吃过的，另一种虽不知名，但嗅起来带有一股清香，使他立刻知道决不是毒药，每种丹药都取了几粒，纳入婆婆口中。

约摸经过顿饭时间，龙拐婆婆忽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手脚似是因痛苦而挣扎。

罗端大吃一惊，不知是给婆婆服错了药，还是她临死时的回光反照？登时急得眼泪横流，手足失措。

龙拐婆婆挣扎了一阵，忽然睁大了眼睛，取情瞥见罗端蹲在她身旁，用那弱如游丝的声音，唤出一声：“孩子！”

罗端知道婆婆有话对他谈，急侧卧地将耳朵凑在她的嘴旁，只听龙拐婆婆断断续续道：“你先不要哭，静听婆婆说